

被非法判刑 上海高级工程师要求信息公开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楼宇建筑弱电专家、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徐永清，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八日被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五千元。对于邗江区法院罔顾事实与法律作出的判决，徐永清依法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已立案。

对于判决书上所列由扬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邪教宣传品认定书，徐永清向扬州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认定书、认定人信息、认定部门资质、相关法律法规、责任人信息等。

现年五十四岁的徐永清，家住上海延安西路。因为他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应片警茅志新邀请，徐永清去天山路派出所，在那里被扬州市邗江区国保警察蒋步福带领邗江区邗上派出所副所长王君等警察劫持。当时，上海警察很兴奋地对扬州公安说：“你们把他多关些时间。”

徐永清被非法关押在扬州市庙镇看守所。家属曾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多次去扬州市要人，分别去了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法院、政法委信访办、邗江区信访办、扬州市公安局信访办、扬州市政府信访办，家属每



■ 徐永清

到一个部门就为徐永清鸣冤，讲述他是一个好人，特别是修炼法轮功以后不克扣员工的工资，不拖欠施工单位的施工费用，在公司里、在合作单位中口碑都非常好，迫害这样一个好人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上访的这些单位中，有些人很同情徐永清的遭遇，给予很好的建议。

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徐永清被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四月二十日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警察捏造所谓补充材料，五月二十日案卷再次送到检察院。七月初，检察院把徐永清构陷到法院。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徐永清被扬州市邗江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官一直强调不讨论法轮功的性质问题、国家的法律问题，一直纠结于案件的所谓“物证”的细节，频繁打断徐永清和律师的发言，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法庭上不对国家的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进行辩论。”

公安机关以从邮局截获的十三封真相信为所谓证据构陷徐永清。辩护律师

指出公安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权，且先行扣押信件，后才立案，程序违法。

对法庭的不当阻挠以及检察官对法律的曲解，徐永清以修炼人的胸怀微笑面对，进而平和的指出他们的荒谬之处。庭审后半段，在法官的粗暴干扰下，徐永清仍然坚持并智慧的讲了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的虚假，法轮大法的普世价值、救人的意义，以及现行的法律法规。

下午四点多，徐永清当庭被诬判二年，罚金五千。当徐永清被带走的时候，徐的妻子追出去向徐永清大声呼喊：“徐永清，我爱你。你在我心里就是个圣人！”在场所有的人都震住了。

“我觉得我丈夫是被冤判了两年，他和其他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坚持真善忍的真理，不畏强权讲真话，在道德下滑的今天，正是这些修炼人他们撑起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脊梁，我非常钦佩他们的勇气与坚持。”

申请信息公开、控告公安部不作为遭迫害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到上海市人民大道二百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后上海当地公安以 G20 即将召开为由，以

“信访时间不合适”为借口，非法抄家和绑架了徐永清。之后徐永清对相关机构进行了控告。

在控告无果的情况下，徐永清认为中共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形式上与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一文有关，于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徐永清向公安部提出申请“取缔”一文是否被作废，如作废，请告知作废时间等；若未被作废，请公开此发文信息，包括审批程序等。之后通过顺丰和 EMS 分别快递至公安部并通过网络查询确认信函公安部已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此项信息属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的内容，属于主动公开的范围。

在未收到公安部答复的情况下，二零一七年五月，徐永清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起诉，起诉公安部“行政不作为”。

被徐永清起诉之后，公安部受到了压力，然后责令上海公安机关给徐永清施加压力，并让徐永清撤销起诉，遭徐永清拒绝，于是中共公安开始骚扰徐永清公司客户和分供方，甚至尾随跟踪监视。◇

上海女子监狱阻挠律师会见李红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法轮功学员李红因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被冤判三年半,今年七月被非法关押入上海女子监狱三监区。至今监狱勉强允许与家人见面,家人请律师为李红申诉后,狱方一直拒绝律师会见要求,并威胁家人辞退律师,律师上告,仍未有答复。

遭绑架 公司员工盼好人回家

李红因在微博、海外博客等上发表文章,去年六月十三日被闯入家中的上海湖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公司 CEO 和公司员工一起营救李红,称:“李红一直关心着年轻员工的身心健康,操心着大家衣食住行的很多后勤杂事。十几年来,我们公司人员稳定,业务稳步发展,大家亲如一家,这其中李红有很大的功劳。”

被非法判刑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左右,徐汇区国保警察非法提审李红,让她认罪,还让她签字,她拒绝签字。当时看守所室内四十度的环境,李红的腿坏了,走路疼,后来换一个监室,她血压上升到 150。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李红被非法批捕。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李红被构陷到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被构陷到徐汇区法院。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李红被非法开庭。遭枉判三年六个月,李红当庭提出上诉,后仍维持原判。

从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起,李红就开始绝食,



被转到上海市监狱总医院,遭强行灌食,强行束缚在床上。李红表示,绝食不是为了为难某些人,也不想为难医生,她只是要表明一个态度,自己无罪。

李红被非法判刑后,七月十日,被送回徐汇区看守所,还是被束缚在床上,有人二十四小时看着她,当时她还在绝食。

监狱拒绝家属会见

二零一八年七月,李红被劫持到上海女子监狱三监区。入监后,李红家属多次要求会见李红,女子监狱都以本人没有要求会见为由拒绝。九月为了更了解李红的个人情况便于“转化”,三监区的队长还专程约谈了李红的公司老板,并告知李红在里面人很消瘦,腿肿得厉害。

九月二十五日,李红家属依法委托北京律师申诉,向女子监狱电话预约会见。得知律师要求会见,女子监狱多次打电话给李红家属,要家属撤销对律师的委托,还许诺立即安排家属会见李红。

另一方面,监狱以律师手续不全、还要得到本人同意等理由,拖延律师会见。律师打电话给监狱监审部

门投诉后,狱政科才气急败坏地给律师打电话,催促递交手续。

九月三十日,监狱告知李红家属,已安排十月八日上午可以来会见李红。李红家人从安徽乡下赶到上海,只为能见李红一面。

十月八日,三监区队长等三人和李红家人“谈心”,说这种律师是骗钱的,你请律师没有用,申诉没有用等,这次三监区的队长和李红家人见面后,再电话问家属:还申不申诉?然后,才安排了家属会见李红。

监狱百般阻挠律师会见 律师控告

十月十一日,家属重又委托之前为李红作一审、二审的律师,再次向女监递交了要求会见的律师手续。

十月十二日,李红被非法关押的主管队长再次打电话给李红家人,威胁说,李红好不容易现在“情绪稳定”,你们这样做,后面有什么万一,你们要负责任的。李红家人非常担心李红在监狱内的处境,为什么监狱要百般阻挠律师正常的会见。

十月十三日,律师与上海市女子监狱狱政科确认已经收到相关手续,要求安排会见。但监狱称需要上级单位审核通过后才能会见。

至十月二十二日,律师都没有收到监狱任何会见通知,依据司法部《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第八条规定,监狱应该在收到律师的委托手续确认无误后及时安排会见,不能当时安排的,监狱应当说明情况,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

十月二十三日,律师再次来到上海女子监狱,要求会见李红,但监狱方称上级不同意律师会见,何种理由不予说明。

律师当即向驻监狱监察室进行投诉,监察室刘姓女检察官开始称涉及被监管人员申诉事宜与其无关,后经律师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赋予其实施法律监督职责的司法机关,应对上海市女子监狱拒绝律师会见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纠正其违法行为。并且驻监狱检察机关本身也负责受理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不服已发生法律效力刑事判决和裁定事宜。

后该刘姓检察官让律师提交书面材料放门卫室转交,但至今没有任何反馈。

当天下午,律师又赶到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信访室投诉,门口保安人员把律师个人资料的复印件及投诉书都交了进去,监狱管理局信访室的接待人员约半个小时后才出来。

出来后,给律师的答复还是一样:不能会见。律师询问理由,接待人员的答复是:跟女子监狱的说法一致,不过接待人员答应把律师的资料及投诉书留下来,上交管理部门。

律师再询问接待人员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找哪里,接待人员说无可奉告。

十月三十日,律师来到上海市检察院信访办,依法向检察院控告上海市女子监狱和上海市司法局这种违法行为。接待人员称会在十日内给予答复。◇